

字仙

丁寅生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ZIXIANDUANYUCAI

段玉裁



字仙

丁寅生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段玉裁

ZIXIANDUANYUCA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字仙段玉裁/丁寅生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1

ISBN 7-80622-672-9

I.字... II.丁... III.段玉裁(1738~1815)-传
记 IV.H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6200 号

责任编辑 刘毅强
封面设计 程 钢
技术编辑 张伟群

字仙段玉裁

丁寅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邮编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2 字数 385 千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80622-672-9/I·156

定价 26.80 元

序

中学教师丁寅生崇仰前贤,热心桑梓,在授课之余,抽空写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段玉裁》,最近,又将剧本改编为长篇小说性人物传记,这确是我国文化学术界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说起段玉裁,他不仅是江苏金坛的骄傲,还是世界文化名人。他闻名遐迩,誉满海外。当清代乾嘉盛时,段玉裁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就已独树一帜,被称为杰出的学者。他写的《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更是脍炙人口,为学人所备。他的至友王念孙序其书,称“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竟连曾国藩在教子的家训中也曾言:“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在当时桐城派中,影响也是很大的。我历年为辞书编纂,总是劝人多读段注,引用他的结论,会收到很好效果的。

作者丁君特地来南京寓所,邀我担任顾问,我从头看了此书,共同商榷一些人物的安排,认为这部传记小说是成功的,它既符合史实,又有戏剧性。小说再现了若膺先生苦耕砚田、瘁注《说文》的艺术形象,体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结合的传记文学的创作原则,做到了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和谐统一,寓教于娱乐之中。

1985年10月,中国训诂学会与金坛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段玉裁诞生二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并新建了段玉裁纪念馆,我当时参与其事,并为段氏茔墓撰写了墓碑记,可谓盛极一时。今日此书问

世,让海内外人士进一步熟谙段老夫子其人,以弘扬历史文化名人的业绩,再以段玉裁的铁骨砚耕精神昭示和激励后人,这是我所十分期望的。

徐 复

二〇〇〇年元月

于南京师范大学



閉門常勝得千金
丁丑年夏

中华字仙段玉裁画像

目 录

序

第 〇 章	乡人觅灵	方家撰铭	1
第 一 章	霹雳动地	字仙降生	8
第 二 章	滂水欲泯	菱盆拯命	18
第 三 章	祖父发蒙	毗陵受业	23
第 四 章	渡口勇为	小荷初露	47
第 五 章	侍郎慧眼	玉裁入泮	64
第 六 章	龙山情结	陶喜阻断	71
第 七 章	扬子仙游	东瀛同风	78
第 八 章	金陵中举	倩霞痴情	94
第 九 章	六轿送亲	喜结伉俪	110
第一〇章	京师会试	鬼蜮附势	116
第一一章	魑魅作祟	景山魔影	127
第一二章	三拜戴震	探研古声	135
第一三章	宰相受责	庵尼救生	140
第一四章	玉屏受任	贵州韵情	148
第一五章	富顺赈灾	万民拥戴	156
第一六章	注文发轫	仁爱平酋	167

第一七章	筑坝修志	富民利邑	181
第一八章	说贿解赋	除霸安良	191
第一九章	赴任巫山	巧济灾民	201
第二〇章	规范汉字	修葺书院	212
第二一章	巫峡字情	宦游船归	224
第二二章	键户谢客	段家失窃	240
第二三章	洮湖话鱼	茅山说道	255
第二四章	骑驴考字	身陷魔窟	270
第二五章	乾隆敕赐	誉满西湖	276
第二六章	和珅进谗	迁徙润州	301
第二七章	蛰居姑苏	苦耕砚田	328
第二八章	东吴授业	浅人妒贤	340
第二九章	启迪后生	言莫万哗	359
第三〇章	邂逅园林	倒题楹联	374
第三一章	荟萃虎丘	侃论政文	387
第三二章	自珍回杭	枫桥捉鬼	401
第三三章	陈母吐情	于氏咽醋	411
第三四章	房爷逼债	铁骨支贫	424
第三五章	念孙泊吴	奸佞施计	453
第三六章	姑苏田丰	仙鹤西翥	467
第三七章	馆藏圭臬	光耀宇寰	476
跋			485

第〇章

乡人觅灵 方家撰铭

这是一方充满神奇色彩的土地。

碧波浩淼、鲤鱼跃水、菱藕飘香的洮湖是她的心房；林木葱郁、茶园滴翠、百里横亘的茅山是她的脊梁。

金坛，地处江苏省南部，三角洲腹地。金坛，南达西子湖，北通扬子江，西牵紫金山，东上太平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青山丽水哺育着聪慧的金坛人。

在我国清代乾隆年间，这里出了一位文字学家，名叫段玉裁。他以“不种砚田无乐事，不撑铁骨莫支贫”的治学精神，愤发踔厉，积四十年之艰辛努力，写出了不朽的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注》。乾隆皇帝封他为字仙。现行的《辞海》、《汉语大词典》和其他具有权威性辞书中汉字的音、形、义，仍沿用“段注”来诠释。

说文解字注，
华夏文化门；
点横撇捺钩，
墨濡中华魂。

是他，一个东方文化的巨人，方方正正写尽五千年，平平仄仄风流一幅画；是他，中华汉字的传人，横竖扛起一个智慧的民族，撇捺托起我们文明的中华。

为了纪念我国伟大的文字学家段玉裁诞生二百五十周年，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和金坛市人民政府决定于1985年重修段玉裁茔墓，新建段玉裁纪念馆，举办段玉裁学术国际研讨会。

作为筹办这次国际性盛会的东道主——金坛人，亟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觅段灵。可这件事在筹委会专家学者的脑子里还是一个谜。段字仙啊段字仙，您这颗曾在华夏大地上空闪烁了近一个世纪的文字学巨星，究竟陨落在哪里啊？

泱泱华夏文明史，
文字语言数第一。
字祖仓颉字圣许，
字仙段灵何处觅？

据民国息县刘盼遂所撰《段玉裁先生年谱》记载：

先生姓段氏，名玉裁，字若膺，号茂堂，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清世宗雍正十三年乙卯（西历一七三五年）先生一岁。嘉庆二十年乙亥（西历一八一五年）九月八日先生卒，后归葬金坛县城西之大坝头。

段墓所在的方向已毋庸置疑，在金坛城西门外。可是西门外叫大坝头的村子有许多个，字仙段玉裁的忠骨究竟掩埋在哪个大坝头村呢？文管会的同志历经艰辛访农人，汉语学专家们自掏腰包付茶钱，三邀遗老茶馆品茗话段公。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坝头村的一位名叫张佐的七旬老人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他啜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道：“这里是葬过一个做过官的人，听说这人很有学问。我的祖上曾是这位做官人的朋友。这个官人临终前曾拜托我的祖上照看他的坟地，并在四时八节薄酒祭奠，烧些纸钱。太公传给了我的爷爷，爷爷又把这事传给了父亲和我。多年以前，上海、南京、苏州的一些陌生人也在清明节前曾到大坝头来扫过墓。唉，这座祖传代管的坟墓，没有毁于兵燹与战乱，却在‘大跃进’

的锣鼓声中,在旱改水的‘大会战’中给平掉了。那些坟前的墓碑,有的做了电灌站的墙脚石,有的铺了村前池塘的码头,做了妇女们的捶衣石,有的做了拦水坝的涵洞石。喏,坟地就在村北头。后来分自留地了,我向生产队长好说歹说,要回了那块墓地做了自留地,现在长了麦子。”

听完张佐老人的话,文管会和专家们在花山乡干部群众的帮助下,立即行动起来,在大坝头村四围的田野、山麓、水库、码头、沟渠摆开了查寻墓碑的阵势。

花山大致呈东西走向,长约十华里,相对高度约五十米。花山西连海拔三百七十二米的茅山。远望花山,宛如一条翘首欲飞的卧龙。花山,花山,真是百花之山。早春二月,野芳初发而竞艳,百草青翠而欲滴,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各色花儿开满了山坡。这里钟灵毓秀,紫气万千,扑朔迷离。唐代刘梦得曾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倘若国学大仙段玉裁果真长眠于这卧龙般的花山下,莫非是上苍所赐?

正当查墓小组的同志们向村西的大塘坝走来时,一位外号叫“小马快”的村民马继仁兴冲冲地说:“我在大塘坝的涵洞口发现了几块条石,上面有青苔,看不清字,可能是碑石。”众人听后,立即向涵洞口跑去。四个小伙子在马继仁的带领下,猴急似地举起钉钯,挥动铁锹,奋力掘土三尺,用铁棍撬起了一块石头。可因不慎,这块条石却滑落入水中。五个小伙子赶快脱了鞋袜和长裤,不畏料峭的春寒跳入水中。他们冻得浑身发抖,肌肤上显出了鸡皮疙瘩。小伙子们咬紧牙关,从冰冷的水中把条石托出了水面,“哼哟嗨哟”地搬上了坝堤。

文管会的老徐急忙找来刷子,将碑身正面用清水刷洗干净,三行竖写的碑文遂清晰可见。

右边的一行碑文是:嘉庆八年十二月。

中间的一行碑文是:皇清敕赠孺人显妣史太孺人之墓。

左边的一行署名是:孝男玉裁、玉章、玉立敬立。

明清时期的典章制度规定,七品官的母亲方能被皇上敕封为“孺人”,所以碑文中有“皇清敕赠孺人”之语。

老徐欣喜地说:“这是段玉裁母亲的墓碑,那段玉裁的墓碑不会太远。”

五个壮实的小伙子用农具很快又在这流水的涵洞中取出了另一块石碑。起初碑文模糊,只见碑身正面写着:清故段茂堂大妇墓。

老徐等人忙用刷子洗刷,细加辨认。原来碑文中的“大”字乃“夫”字之误。经过专家们的考证,这块石碑确是段玉裁夫妇合葬的墓碑。

墓碑找到了,再找墓地。大家来到村北面的麦地上。农历二月的麦苗,正值返青期。按张佐老人所言,这里曾是一片乱坟堆,后来搞“割田成方”,现在是张佐老人的自留地。

几个村民凿的凿,挖的挖,两支烟工夫,便从三尺深的地下挖出了一根簪子。

“对,这就是段玉裁母亲的坟地。先有母,后有子,再向左挖。”老徐信心十足地说。

前几位村民挖累了,又有几个村民自告奋勇,夺过工具,挽袖挖了起来。不一刻,果真挖出一块砚台。这是段老夫子生前“苦耕砚田注《说文》”的佐证。

考古专家们欣慰地笑了,成百上千的乡民沸腾起来了。

卧龙山下段字仙,掩埋之谜今昭然。

当这块具有历史价值的段玉裁夫妇墓碑的拓片送往北京时,原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耄耋之年的陆宗达教授双手抚摸拓纸,老泪纵横地说:“老夫子的墓碑终于找到了!金坛人民立了大功啦!我代表中国训诂学会,感谢段字仙的故乡人!”

而今,江苏省金坛市花山乡大坝头村北的段玉裁茔墓已修葺一新。陵园东西长二十二米,南北宽十二米,四周青黑色的砖墙肃然。何泽翰教授为陵园园门题写了楹联:

砚田乐事千秋业，
铁骨家风七品官。

园内松苍柏翠，四季鲜花拥簇。陵园正中是段玉裁夫妇的茔墓。墓身分上下两层：下层是圆柱体，高一点二米，直径四米，周长十二米，用水泥砖砌成；上层是圆锥体，高约一米，是用泥土堆成的。右边是段玉裁母亲的墓。两座墓的墓碑都是原先的。园内左边是一尊纪念碑，高约二米，正面用篆体刻有“段玉裁茂堂先生千古”九个古朴大字，碑的另一面镌刻着音韵训诂学专家徐复教授撰作的《重修段玉裁先生墓碑记》：

清代学术，至乾嘉而号极盛。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金坛段玉裁先生，字若膺，号懋堂，戴氏弟子也，传其学，天下称之。先生乾隆二十五年举江南乡试，历任贵州玉屏，四川富顺、南溪、巫山县令，案牍之余，未尝忘情著述。其《六书音均表》五卷，定古韵为十七部，析支、脂、之、为三，实为古韵学之大成，其师戴氏自汾州寓书玉屏，谓“古音十七部，可以千古”，厥功伟矣。旋以亲老引疾归，卜居苏州金阊门外之枝园，键户不与人世交者垂三十年。先生笃意许书，先为《说文解字读》五百四十卷，后简练而淘汰之，成《说文解字注》三十卷，本经义以注《说文》，思凑单微，为世绝业。其友王念孙序其书，谓“训诂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清末章太炎先生撰《诂书》，其《清儒》一文亦称“玉裁为《六书音均表》以解《说文》，《说文》明”。二书璧合辉映，并显于代焉。先生尝谓汉人注经，有读如，有读为，有当为：读如主于说音，读为主于更字说义，当为主于纠正误字。其说之也，自成体例，不明乎此，则汉注难读，经义难明，所著《周礼汉读考》六卷，《仪礼汉读考》一卷，可覆按以证其说。先生他著有《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三十五卷，《广韵

校定本》五卷,《集韵校定本》十卷,皆其校雠之精审者,有深博之誉。世又谓阮伯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大半成于先生之手。呜呼!卓尔之才,为不可尚已。先生生当雍正十三年乙卯,至嘉庆二十年乙亥卒于苏州寓居,春秋八十有一。同年归葬金坛县西之大坝头。王念孙为撰墓志铭。入民国,刘盼遂作年谱,详其行事。今年为先生诞生二百五十周年,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暨金坛县人民政府金议在今年十月召集纪念会,开展学术讨论,表彰先生业绩,以昭示后人。并议在城南兴建纪念馆,重修大坝头茔墓,立碑以垂久远。兹纪念馆已落成,堂构轩敞,闾邑欢庆;茔地亦整葺一新,与会者当恭谒墓前,同申敬仰。是役也,周尚达县长实主其事,故得聿观厥成。同人以复参其事,喟为碑文以志颠末,爰不辞谫薄而为之记,其感奋为何如耶!

“怀四库经史,注千秋说文”的字仙段玉裁现在已化着了绿情的山脉。这山脉,从平畴千里的江南原野崛起;这山脉,蕴怀着华夏千年的文明;这山脉,引无数文人墨客竞折腰;这山脉,迤逦伸向欧美非澳之远方……

你听,一位娉婷淑女和一位英俊少年正在鲜花盛开的山坡上,用婉转优美的歌声讲述着字仙段玉裁曲折传奇的故事:

幽幽苍山,
茫茫川原,
脚下步履多么艰难。
茅山、景山、巫山,
山麓绿满田园;
洮湖、西湖、石湖,
湖水浇灌砚田。
砚田,砚田,砚田,
苦耕只盼丰年。

宦游舟归，
仕途不念，
说文解经兀兀穷年。
怀揣笔墨纸砚，
跋涉龙国山川；
滔滔万里长江，
再长也有渊源。
渊源，渊源，渊源，
求索图资宇寰……

第一章

霹雳动地 字仙降生

清世宗雍正十三年(1735年)初夏。

常州城郊外,成熟的大麦和半青半黄的小麦,一方一方地铺向远方。麦浪起伏,一望无垠。这一年热得特别早,太阳刚一竿子高,地上就像下了火。

只见一队人马,出常州西门,沿着大道向毗陵连江桥学馆扑来。他们手持铮亮的大刀,胸前标有“兵”字。

连江桥学馆在常州地区二十八个学馆中颇有名气,每年因考中秀才的人数最多而名声远扬。段世续,字得莘,号菊圃。段得莘和他的父亲段文,都是庠生,也就是秀才,曾经在扬州和镇江教书,每年仅回老家两趟。因他们父子俩授课严谨,教学有方,所教学子入学率高而被常州连江桥学馆聘用。

段得莘的母亲名叫曹凤英,随丈夫和儿子也在这个学馆里,她专门为学馆里的十位教书先生烧茶煮饭,再干一些杂活。每逢农忙时节,她便回金坛大坝头乡下帮着料理二十多亩地农活,既要请短工帮忙,又要亲自下地劳动。

曹凤英是个有心人。这一日清早,她对儿子段得莘说:“得莘啊,我扳扳指头算过,淑兰已有身子快九个月了。这几天晚上,我做了三个肚兜和十来块尿布,准备回家看看。”

段得莘眨了眨眼说:“妈,听人说,不是十月怀胎么?”